



# 卷二十一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不窮不刻死終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店不開到家看時肉案砧而走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  
頭都收了石秀村曰可奇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二次調  
出外跟官不官家事必然參差有勢却以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嫂嫂見我做了衣服又兩日不回故此不做買賣我  
休出言自去除回鄉便去收行李整帳部來見潘  
公潘公安排素餐請石秀坐定吃酒石秀曰老丈且  
收過這來兩白帳目我有半點私心天誅地滅潘公  
曰叔叔何故出此言石秀曰小人離家七年今欲回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城內纔看紅焰吐木邊又遇黑風來



去走一遭交還帳目今晚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二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王宗崗序始氏評

相辭明目且行潘公聽了  
笑曰叔叔且住听老漢說

第四十一回

明正是恩恩社士提三尺  
波飛以簡喪在泉且听下

劉立德携民渡江

回分解

趙子龍單騎救主

第四十二回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教立德亦是走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朝看結草經

暮念法華咒

種瓜始得瓜

種豆始得豆

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立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立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琦則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儘可以輕於走提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立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

經死本慈悲

究結如何教

照見本來心

方便當明透

心地本无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潘公曰老漢知叔叔的意  
思你看見不開店了因此  
要丟不瞞叔叔說我這小  
女先嫁本府王押司不幸  
致令明自見他周年做功

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立德劉琮之死天不假  
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  
也然操于張繡之降則不殺于張魯之降則不  
殺即于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  
于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  
之意在永保荆川失之則海悔則必怨怨則舊  
臣之未降者或將虛枯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  
即其臣之已降者見改主尚在亦將懷二心以  
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  
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為我朋腋之患則可慮者  
三操之籌此至孰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吳超度他因影于此兩日

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

來做功德老漢敢煩叔叔

支持一二石秀曰既然如

此再住幾日只見道人挑

經担來家請請壇場建造

功德場維回家分付石秀

曰賢弟我今夜却值當早

不得回家看顧且與你

支持石秀曰哥哥放心自

去兄弟替你料理場進去

了只見一個少年和尚入

到裡面與石秀打個問訊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立德長坂

之役子龍以一羣騎而獨能收呵此事之不可

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

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保全又

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開龍馬之力當

陽亦豈虎將之功夫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

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立德棄

荆州既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祐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立德之

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于一時

一則字信于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

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立德之識不可

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立德之識不可

看恭若禮曰師父請坐隨  
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  
入求百秀曰潘公曰有個  
師父在這里潘公所得出  
來那和尚曰師父如何不  
到敝寺來潘公曰問店沒  
工夫那和尚曰無有甚好  
物相送特具挂履墨策聊  
表微意潘公曰如此多謝  
教石秀收了入去只見婦  
人從樓上下來從故輕抹  
便問叔誰送物到來石  
秀曰一個和尚送來那婦

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于用  
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  
尚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  
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于玄德初無益  
于襄陽而孰知預為後日之用豈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天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  
妻也吳夫人驢死托壯子于良臣糜夫人臨死  
托幼子于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于不死臨  
難之托子更難于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  
又在東吳兩婦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襄陽

八笑曰是師兄海潮聚裴  
如海原是裴家絨線舖小  
官人出家因他師父是我  
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  
爺長奴兩歲叫他做師兄  
叔叔晚間听他請佛念經  
極好清音石秀曰原來恁  
地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  
尚合掌打個問訊婦人曰  
師兄請坐和尚曰做寺新  
造水陸畫正妻請留妹去  
看只恐節級見怪婦人曰  
先打死時曾許下血盆經

長坂一篇玄德與眾將以二夫人并阿斗東三  
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畧又不可偏畧  
廣筆至此幾乎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  
德眼中敘出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  
敘出二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  
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雷王  
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  
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懶又有旁筆  
寫秋風寫秋夜寫胡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  
百姓無不點綴描盡于當實史記至項羽垓下  
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  
子弟寫韓信調軍寫眾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

願也要到寺遠處只見了  
一盞茶双手遞與和尚那  
和尚一盞接茶兩眼只顧  
看婦人那婦人噙七笑着  
不意石秀在布簾裏張見  
心中付曰真信直中直須  
防仁不仁我幾番見他對  
我說風話我只以親嫂待  
他原來這婆娘不是好婦  
人走將出來那婦人放下  
茶盞便曰叔叔請坐那和  
尚虛意問了御賢便起身

列以為文章絕事之妙其有奇于此者及見三  
國當陽長坂之交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  
來截在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  
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  
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逐一齊渡河盡望  
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隻放火燒毀水士之火其餘劫却說  
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  
失利之事操天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  
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登山一面  
填塞白河令人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五

小僧去接眾僧來赴道  
場那婦人送了和尚出門  
自入裡而去了不多時洵  
閣黎引眾僧赴道場待茶  
畢打動鼓鑼海閣黎動  
鈴杵發請佛只見那婦  
人喬素梳妝來到法壇上  
執炬拈香禮拜那海閣黎  
念動佛經一堂和尚見那  
婦人都七顛八倒起來証  
明了請裡面吃齋海閣黎  
回頭看那婦人那婦人以  
目送情石秀見了心中火

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一縣為蕪粉矣  
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傳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  
心此句是若其來降則荆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  
是暗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  
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須  
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千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與徐  
其必來今者遣徐庶劉曄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  
聘其其心返前後曄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  
踏平樊城奈憐眾百姓之曹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  
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  
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  
而遣之皆詐也不過先禮後兵以示虛實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起來僧吃了齋復入道場使君乃假冒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  
石秀假誰肚疼自去板壁城恐不可守官速作行計不待徐庶教之行而徐德  
後假睡那婦人自去支持和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某今老母已  
做到四更眾僧困倦那婦人叫了嫖請海關黎說話也母雖死而墳墓在焉故不敢絕操耳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  
那和尚來到這婦人向前扯住和尚袖子曰師兄明  
日收功德時就對我爹七說血盆一事不要忘了和  
尚曰只怕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曰他又不是親  
骨肉海屠黎曰如此小僧放心石秀張良曰可哥  
今曹操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

信地豪傑却撞這個淫婦若使此時不告百姓潛師背道則後來必不為曹操所追及矣兩縣之民齊聲大呼  
當夜道場滿散婦人上樓去睡次日海關黎又換了  
套齊整道衣迎天來那婦人所得忙下樓來接入裡  
面坐了婦人曰師兄夜來勞神和尚曰今日特來謝  
你賢妹要還心原請個疏頭婦人請父親出來商議  
曰我要還血盆經原明日師兄作會先教師兄回寺  
念經我和你明日去寺裡証明了件大事潘公曰只

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于  
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  
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  
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左右急救止  
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  
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不携百姓  
則催船更渡乃必然之勢也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  
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  
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  
姓動之



恐明自買賣要娶婦人曰

姓則城申忽有一將引數百人徑上城樓大唱察瑁

有和叔叔在家不妨便將

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民而來

銀與海關黎化會錢相別

去了當晚楊維回家婦人投何得相拒

去了當晚楊維回家婦人

投何得相拒伊何人哉

教潘公對楊維說道我媽

張乃義場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

媽臨死時女兒許下血盆

魏延之歸玄德尚

經願報恩尋明日作公我

早十此處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

和女兒去寺裡証明先說

放片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

血你知道楊維曰大嫂你

請者至此必謂張飛張允此時張飛便躍馬欲入

劉我說何妨婦人曰只怕

必死而立德此時必入襄陽矣

你噴怒不敢對你說次日

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姓為重

五更楊維自去屋頂巧雲

德勇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

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

大將文聘歷過一

魏延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



討二乘騎子迎見也打珍邊混殺喊聲大振立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

了灌公換了衣哀對石秀

曰相煩叔叔照官門前老

漢和拙女同去還原便回

石秀笑曰多燒好香回來

石秀中心已知其意潘公

和迎兒跟着轎子前望

恩寺而來有詩為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禿鬚結力安叙裙

謔言至利還經愿

却向僧房舍雨雲

那每隔黎賊禿鬚為這婦

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淚

天去德明劉表之墓是

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怕

其哭。雖為劉表而哭却為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

楊維得眼故此不能勾上

百姓而視處處以百姓為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隻即日渡江起來也眾將皆

手四這一夜道場見他十

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將今雖民家數萬日行十餘里

分有情約定日期賊禿在

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

山門下等候看見轎子到

百姓先行為上立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

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這

人歸我奈何棄之不憐百姓則已既已憐之豈可憐

婦人和潘公到水陸堂上

千前而棄于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百姓聞立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頌之曰

恭祀三寶海閣黎引到地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勸三軍

截堂菩薩面前証明了請

至今憑弔襄江口 父老猶然憶使君

眾僧曰去吃齋湯和尚曰

却說立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遣兵不久則

請乾爺和賢妹去僧房拜

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

恭引到小廚房裡潘公和

乘船會于江陵方知前日為劉琦回策也且早為今日立德伐着立德從之即

地見立在側邊和尚教待

修書令雲長同孫乾同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

者托出諸般素物排在桌

斷後為長坂趙雲保護老小為當陽其餘俱管顧百

上那和尚斟酒來說道乾

姓而行處處以百每日只走十餘里硬歇却說曹操

翁滿飲此杯老見飲罷和

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

尚又劝曰無物相待賢妹

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

暢飲一盃迎見也吃了一

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督整奇兵設于險處

杯那婦人酒多醉了和尚

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振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

曰難得賢妹到这里再飲

而定此難過之機不可失也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

幾杯那婦人醉了情動便

事劉琮即不行若若能行之是一時快之亦幸有以談其言告蔡瑁琮叱王威曰汝不

自我要看佛和尚把那

知天命汝敢妄言威怒罵曰曹國之徒吾恨不生啖

婦人引到樓上臥房鋪得

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不致死而王威瑁遂劫張

十分齊整婦人看了自你

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詭倖操問荆





少個娘子那婦人笑曰你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便討一個不妨和尚曰那水軍八萬共三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得這般施主那婦人便曰亦是供給一載既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操日戰船多迎見去看待潘公那和尚樓門掩了向前抱住婦人曰我見娘子十分錯愛得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婦人曰奴亦有心久矣奈我丈夫不是好惹的那和尚便抱住婦人向床前卸衣解帶會合雲雨和尚曰你既有心于我死而無怨只是今日片時快活不



能終夜歡娛必然害殺小曹操許保奏將重永鎮荆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僧婦人曰我已尋思一計人齋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我丈夫一個月有幾日曹操大喜年土宿我自冒迎每在後門伺候若我丈夫不在我便以燒夜香你便不來不妨你弄個報曉頭脫後面敲木角叫佛便好出去一者得他外面看顧你方知天明和尚大喜婦人曰我快回去你真勿失約那婦人整理雲髮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開了樓門下來教迎見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

起潘公海國黎直送到山  
 門外那婦人作別回家和  
 說海國黎本房原有個道  
 入今在寺後小巷中過活  
 每日五更去敲木魚功人  
 念佛海和尚喚他來房中  
 安排好酒相待又取銀子  
 與他切道這恩此子必有  
 用我處乃問曰師父但有  
 使令小道即當向前海和  
 尚曰我不瞞你今有潘公  
 女兒和我往來約定後門  
 有香桌在外時便教我

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  
 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再從屏風後  
 之妻嚴氏袁紹之妻劉氏皆被曹操取至午禁喝令  
 詐者則蔡夫人之見殺猶為死得乾淨也午禁喝令  
 軍上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眾軍所殺死節  
 者有沮授審配荆州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  
 死節者唯王威一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  
 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  
 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  
 隱避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香  
 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  
 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意之隨命于襄陽



次你先來看採有無我統  
 可去又要免你每日五更  
 可就來後門把大木魚敲  
 高声叫佛我傾好出來胡  
 道這事容易當時確究

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  
 使人探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  
 不能使其上保全境土心實悲慙無顏早見耳言訖  
 欷歔流涕與袁紹之客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  
 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首  
 領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操教

這天剛是初九  
 請看官曰紅娘子  
 却把詩句哄出來  
 又李道吾先生詩

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  
 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一月之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  
 說立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  
 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點

發婦淫心不可提  
 自送温存會賊黎

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立德  
 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不特

光頭禿子何堪取

又約裏情在夜時

若無若秀机關到

怎改楊雄這路迷

碎骨分屍也不顧

翠屏屏罵罰心違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駕

未晚自去監裡上宿這迎

見排了香桌那婦人在一

邊候候初更左側一個人

戴了頭巾閃將入來迎亮

問曰是誰那人也不應除

了頭巾認出光頭婦人見

見公親至事必請家孔明允諾使同劉封引五百軍

先往江夏求救去了孔明既去孔明又行當自立德

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就

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未嘗與兵來先寫立德

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頽明陰陽神古一課失驚曰此

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王公河連乘百姓而走立德

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慮慮以百姓

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立德問前是何處

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為景山立德便

敘就此山北住時秋去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

聲遍野聲又說李華語古戰場文曰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是海關黎軍一聲賊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

好見識兩個搭抱上樓去

了迎見撥過香桌自去睡

了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

如魚似水自古歡娛嫌夜

短只恐金雞報曉聲正在

綢繆听得木魚响叫佛和

尚婦人夢中驚醒和尚披

衣起來曰我去了婦人曰

不可負約和尚依然戴了

頭巾迎見開門放他去了

人自道曰為始便是楊

雄去那和尚便來家中

先往江夏求救去了

孔明既去孔明又行

當自立德

未嘗與兵來先寫立德

慮慮以百姓

姓為重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今此處報彼二語倍覺凄涼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

潘公未晚先睡迎兒已自在玄德帳中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馬槍

做却報趙雲降操是借了只是嚇唬秀目鳳芳日中反觀下文玄德叱曰子龍是吾故交安肯

此往來一月有餘石秀有反乎立德之言是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

這件事望心每每委決不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張飛亦疑

下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正反觀趙玄德曰子龍從我于患難心如鐵石非富

每日只听得報曉頭曉來貴所能動搖也知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

巷裡敲木魚高聲叫佛石此却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

秀是個乖資的人思忖曰何故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

這條巷是條老巷如何有趙雲至此為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

這頭陀連日早敲木魚叫良文觀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子龍此去必有

佛事有可疑當夜十一月趙雲非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

中旬之日石秀正睡不着良文觀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子龍此去必有

只听得水魚直敲入巷裡趙雲非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

來到後門口叫道普度衆求馳騁冲起塵土以為疑兵玄德能用智想飛却

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親自橫矛立馬于橋上向西而望處攔接下張飛以

秀聽得叫得蹣跚便跳將下單救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

起來去門縫裡張時見一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

個人帶頂頭巾從黑影裡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

走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

聞迎兒關門石秀嘆曰哥死戰好之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敘明不歸東

可如此豪氣倒被這婆娘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

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夫尋負二縣百姓啼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

明把猪出門賣乘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趙雲

飯後送到州衙前州橋邊百姓是以為筆佐正筆趙雲

過湯婆問曰兄弟那里去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

來石秀自正來尋哥哥又省草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乘

維曰我當為官事位都了真伏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  
曾與賢弟叙話且和你去  
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等鬪不得故臥  
在此只糜芳中箭簡雍着鎗作兩路救法雲乃將從  
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交着二卒扶護簡  
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反尋主母與小主  
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  
而去妙在不敘簡雍一邊歸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  
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  
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  
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白  
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借雲海中救出又  
下落軍士只說一個雲見說也不信軍士急縱馬望  
夫人却有下落俱妙雲見說也不信軍士急縱馬望



敢說今日看得仔細來維  
南起去寫相善心怕無服更救軍士不獨簡雍與軍  
司可直言休怪揚維曰你  
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携而走雲大叫曰內  
且說是誰石秀日前做道  
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  
場請那賊老漢關黎來嫂  
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賊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現  
嫂和他月來眼去第三日  
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  
又去寺裡還原面帶酒婦  
雜下百姓內步行與簡雍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  
我每日只聽一個頭陀五  
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夫  
更直來巷內敲木魚念佛  
口中點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  
被我起來張時看見那賊  
接鎗上馬着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被縛  
赤藪頂頭巾從家裡出來  
借趙雲眼中點出又自筆心糜芳中箭背後一將字  
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揚維  
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寫得參差歷落妙背後一將字  
听了怒目這賊人怎敢如  
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登住糜竺  
此石秀曰哥哥息怒今晚  
正要解去獻功補敘明白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

都不要說明目只推做上直取淳于道遠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  
宿三更後却回來敲門那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  
廐必然後門走兄弟一把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于橋上大叫  
扯住馮哥發落楊雄曰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此特已知不反又問雲曰我  
兄弟說得是兩個再飲只  
見兩個盧侯叫楊雄曰那  
里不去尋節級來知府在  
花園裡叫節級來殺我  
們使極揚雄便叫石秀先  
行自和盧侯到後花園中  
使棒知府大喜取酒賞了  
十大鍾場雄醉了眾人扶  
歸那婦人見丈夫醉了和  
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

迎見接上接去楊雄坐在背劍之將夏侯因也本為曹操首劍曹操有寶劍二  
康上迎見去脫靴婦人與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今夏  
他除頭巾楊雄看見妻子  
怒上心來罵曰你這賤人  
腌臢潑婦那斯敢來大虫  
口裡討酒我手裡拿到不  
得輕放了你那婦人吃了  
一盤楊雄睡到五更酒醒  
討水吃那婦人遞水與楊  
雄吃了身上殘燈尚明楊  
雄問曰大嫂你不脫衣來  
睡婦人曰你既醉了怕你  
要吐那裏敢脫衣楊雄曰

姓報信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  
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甘夫人下落用軍士報  
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  
手不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一身失了從騎雲並無  
是寶劍也再補寫實遂捕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  
半點退心只願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蔡夫人消息  
自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  
手不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一身失了從騎雲並無  
是寶劍也再補寫實遂捕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

我不曾說甚麼來婦人曰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牆下枯井之傍啼哭  
往常吃酒醉便睡夜來有  
些放不下揚雄又問石秀  
兄弟這凡日不曾和他吃  
酒婦人也不應坐在床上  
流泪嘆氣揚雄曰為何煩  
惱那婦人曰我當初爹娘  
把我嫁王押司誰想半路  
相拋如今嫁你十分豪傑  
誰知不與我做王楊雄曰  
誰敢欺負你婦人曰我說  
與你結義兄弟有初到  
家時也好向後見你不回

先將土牆枯井  
于此一逗妙  
將軍呵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  
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待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  
無恨言之傷心聞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  
難患難之中糜夫人能扶持付托勝如已出更自  
得雪曰夫人受難妾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  
雲曰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  
重豈可無馬人知玄德過檀侯不可無馬此子全  
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  
前去勿以妾為累也好去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  
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  
帳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

來昨日早晨我在厨上洗  
面這廟後後面走來看見  
沒人便伸手來摸我胸前  
曰嫂嫂有孕也被我摸脫  
了手不待說聲張起來又  
怕隣舍知道取笑等回  
來却又醉了故不敢說我  
恨不得吃了他你還問他  
怎麼楊雄听了大怒便罵  
曰阿虎個皮雞回骨知人  
知面不知心這廝倒來我  
面前說海闊天空許多情事  
不是我親兄弟走了出去

人知照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明不知糜夫  
人在長坂坡托阿斗于子龍一樣仰托之重趙雲  
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前邊喊聲  
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  
勢迫事險心忙糜夫人及棄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  
井中而死人里知道雲不惜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  
人亦奇後人有詩證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 步行怎把幼君扶  
拚將一死存劉嗣 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  
枯井土牆枯井前出此處掩蓋解開勒甲絛  
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呂布獻女兒在皆甚  
是累糜趙雲裏阿斗  
在懷類 綽鎗上馬真有一將引一隊步軍來得如  
此危急

便罷揚雄天明來對潘公  
 曰從今日休要做買賣把  
 肉案都拆去石秀正來開  
 店只見折了肉案笑曰這  
 是奇也醉了出言走透酒  
 息倒被這婆娘使見識反  
 來怪我若與他爭辨教奇  
 哥弄出醜來只是別作計  
 較便收拾行李來辭潘公  
 曰今日可也收拾肉舖小  
 人告回潘公被女暗分付  
 也不留他石秀相辭去了  
 只在近巷內酒店安歇

張卻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  
 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器械截住去  
 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顯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却  
 是袁紹手下降將長紹降將正與子龍映射趙雲力戰四將曹軍  
 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  
 如瀉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立德逃難懷良馬子龍殺將賴寶劍一馬  
 復相對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  
 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  
 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  
 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  
 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  
 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捉生趙雲却使趙  
 雲保得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欲倒大

四十二年黃命主

將軍因得顯神威

紅光閃閃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却是阿斗趙雲與與後人有詩曰  
 立德擅操彷彿相似彷彿相似



思曰楊雄待我最好要與  
 他明白此事如今且去探  
 他幾時潘軍上宿到晚上  
 楊雄門前探听只見牽子  
 取鋪蓋出去石秀曰今晚  
 必然當牢上宿四更起來  
 帶了腰刀趕到楊雄後門  
 伏在巷內五更時分只見  
 頭陀挑木魚在巷口探听  
 石秀問在背後一手扯住  
 把刀去項上放着低喝曰  
 倘若高聲便殺了你你好  
 好實說潘公叫你来這

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  
 趙雲保得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欲倒大



的頭呢曰你饒我饒說石旗兩面奪棚三邊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  
秀曰快說來我饒你頭呢十餘員無敘一句省後人有詩曰  
把根出說了一過見今海無敘筆墨當陽誰敢與爭鋒  
和尚還在他家睡着我敵只有常山趙子龍  
得木魚响時他便出來石趙雲當下殺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  
秀曰借你衣服木魚與我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將鐘繇鍾繇兄弟  
頭陀把衣服脫下被石秀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  
一刀把頭砍死在地穿總上已作一收不正是  
了衣服把木魚敲入轆內想此處又起  
東海和尚所得木魚响連總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  
忙起身走出後門石秀只畢竟子龍急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頭敲那木魚海和尚喝曰第四十二回  
只願敲做甚么石秀也不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陳設他走到巷口一交於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殺了你只待我剗了衣服  
便罷即將衣服脫了一刀  
砍死在頭陀身邊將了兩  
人衣服捲做一團回家去  
睡却說城中一個賣糕粥  
的王公與小僕早挑一担  
糕出來尋草市來到死  
屍邊却被絆倒把一担糕  
翻倒在地上只听得叫道  
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  
里王公扒起來攙了兩手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  
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  
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  
後臨時之虛聲足以從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  
雲等非若今人之全無虛聲而無實際他人嘆  
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  
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矛  
立馬十橋上而曹兵疑為誘敵之計若非有孔  
明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膽當時曹操又未必  
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

血跡隨言所得開門出來  
把火搖時遍地都是血跡  
兩個死屍在地下眾隣  
舍一齊拿住老子要去官  
府稟告正是屋漏更遭連  
夜雨行船又被打頭風且  
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楊雄大鬧翠屏山

時遷火燒祝家庄

古人遺訓大叮嚀

氣運財花少去規

李白沉江真鑑戒

綠珠碎玉更分明  
銅山崩道人何在  
爭帝圖王客已傾  
寄語明良須省悟  
伏貪四字白頭已

却說眾隣担王公到薊州  
應自告知府哈總陞堂一  
行人前跪下王老告曰小  
人賣強營生今日起早只  
願走路不弄一箇一交絆  
看口裏兩個死屍在地一  
時失言出起被眾隣拿住  
到官下單請大明鏡詳察

長之先聲足以尊人又非雲長之先聲尊人而  
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尊人耳

玄德將阿斗擲地亦劉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  
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  
然從來豪傑不過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  
于父而其福則過于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  
寶未幾而殂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  
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王賴虎將之力  
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王之福而不死為之  
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殺嚴陽忽  
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

之所不及也劉表為孫權之仇劉表孫權孫權  
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  
所不及也唯猜測不及所以為妙若觀前事便  
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又便知其有後  
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  
不大怒則不大氣當于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  
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時懷  
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瀘瀘斷橋之後立  
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  
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  
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

知府隨即取去供狀叫里  
甲件作同王老一千人等  
檢驗人首明白回報衆人  
登壇看驗已了回州稟  
知府殺死僧人係是報恩  
寺開教裝如海傍頭唯  
係是寺後胡道人三尸不  
挂一絲招下兇刀一把項  
上各有砍死刀痕知府叫  
捉本寺首僧問其原故俱  
各不知緣由當案孔曰  
曰二尸赤体必是和尙幹  
不公不特之事互相殺死

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  
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  
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立德結絲權爲援曾肅亦勸絲權結立  
德爲援所見畧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  
偏使人來求我若曾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  
沒趣矣妙在曾肅來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  
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  
孔明並不挑撥曾肅曾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  
明之巧也曾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  
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立德設意作難孔明勉強  
一行又孔明之巧也亦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

老之事知府叫隣

言必听候只首令本

儀棺木盛殮立了文案隨  
卽發落了那衢州城裡子  
弟都知此事做成一詞曰  
耐耐禿賊無會做事直  
恁狂蕩暗約嬌娘娶爲  
夫婦永同羅帳怎奈貴  
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  
遭勤殺死二命于黑巷  
今日赤條條甚么模樣  
五雲齊腰接岩畏虎全  
不想担頭經上曰蓮藕

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  
真是好看煞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  
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  
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  
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曾肅說出比前二段  
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  
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  
口贊成此則既等曾肅說出來時却又詭言不  
肯愈出愈幻愈轉愈虛心悅目茂以過茲  
却說鍾繇鍾繇二人攔在趙雲廝殺趙雲挺鎗便刺  
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

母生天這賊充為娘身  
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  
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  
喪 御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

這件事滿城都講動了那  
婦人聞知大驚只是暗地  
叫苦楊雄在府裡聞知殺  
死和尚頭陀猛然思此事  
定是石秀做出來我前日  
一時間錯怪他且去尋他  
問个真實走過州衙前來  
看見石秀便曰兄弟你是  
不誠實人我一時酒後失  
言被那賤婦瞞過了今來  
尋賢弟請罪石秀曰哥哥

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  
讀着着急○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我是個同大立地好漢姓  
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也  
日後中了奸計因此將和  
尚頭陀殺了衣服都剝在  
此與哥哥看楊雄見了心  
頭火起便曰兄弟休怪我  
今夜碎割這賤人出這口  
氣石秀笑曰你又不曾捉  
得他真後如何殺得他哥  
哥依我說此間東門外二  
十里有個翠屏山好不僻  
靜哥哥到明日詐說多時  
不曾度香我今和你同去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富之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把那婦人賺將出來與迎  
却說文聘引軍追獲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堅虎  
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  
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借交明眼中寫一  
張飛○此處按下  
里等候把這是非都對得  
明白那時隨哥哥發落楊  
雄曰明日准定和那賤人  
同來你休要誤了石秀曰  
小弟不來時此言都是虛  
話了楊雄至晚回家都不  
說話次日清晨起來對潘  
氏曰我問口許下東門外  
岳廟燒香愿昨日夢見神  
人說我舊愿未了今日和  
你同去拜還潘氏曰你便

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我常言我乃燕人  
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請將眼中  
張飛眼中飛乃厲聲大喝曰半日不喝我乃燕人  
寫曹操  
後來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旌旗  
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  
怒目橫矛立馬于橋上又描一句在諸將  
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正寫張飛又扎住陣脚一  
雲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  
後來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旌旗

白去楊雄曰此原是說親  
許下的必須和你同去潘  
氏曰既是如此即便同行  
打扮得齊七整七上了轎  
子迎兒跟着出得東門來  
楊雄暗囑轎夫曰與我抬  
上翠屏山上去我自多還  
你轎錢來到翠屏山都是  
人家乱坟並無菴舍當下  
楊雄把潘氏抬到半山教  
轎夫歇下婦人出轎來問  
曰却怎地來這山裡楊雄  
曰你只顧上山去分付轎  
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

軍聞之盡皆股栗不圖百時聞者股栗即今日曹操  
急令去其傘蓋請之猶覺其聲如在低上曹操  
聞雲長言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  
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于此處提照出來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  
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  
其聲愈猛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槩頗有退心又在曹操眼  
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喝又喝退乃挺矛  
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喊  
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于馬  
下第三喝直喝死操便回馬而走于是諸軍眾將一  
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

夫只在此間伺候楊雄引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雲死戰有死戰之勇此日寫張飛不戰不戰之威而樣後人有詩讚曰

長拔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 獨退曹家百萬兵

秀先在上面見那婦人來到近前日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答曰叔叔怎的也

到此專拜嫂嫂楊雄曰你前日對我說叔上多遍把言調戲你又將手摸你胸

前今日這里沒人你兩個對个明白那婦人曰那過去的事這說他做甚這石

絕神色稍定前寫趙雲喘息未定是寫趙雲餘勇此寫曹操神色方定是寫張飛餘威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

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騎擄去馬

尾樹技細令將橋梁折斷失等然後回馬來見玄德

秀眼曰嫂嫂你怎說這話正當可也而前說個

明白潘氏曰叔叔你沒事自把嘴兒提做什麼石秀

日嫂嫂不步請教你看個証見便去向誰取出

海和尚并頭陀衣服撒在地下日你認得那婦人

看了無言可答石秀對楊雄曰此事只問迎見便知

詳細楊雄一手持了明晃晃的刀一手執了頭碗下

揚曰你這賤人好好說來

飛聞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折斷橋梁波必

追至矣妙在不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

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折斷

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家雖

江漢可填而過限一橋之斷方說則緣故

處折斷橋梁是翼德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

投漢陽路而走却說曹操便張遼許褚探長

取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

斷橋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遂傳令差一

萬軍速搭三座浮橋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

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

饒你性命彌了一句生把誰謀曹操之信是信張飛遂傳下號令人速進兵却  
 你剝做肉泥迎見泣目不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  
 于我事我說便了却把借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幾於  
 房飲酒一事上樓看佛起相似急命趙雲准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  
 至旬夜偷情事因逐一說釜中之魚阱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  
 明石秀曰可也這話不是縱虎歸山矣眾將可努力向前眾將領命一箇箇奮  
 兄弟教他說的請哥上問威追趕有此一通更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  
 嫂嫂明白楊雄揪住潘氏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又是絕當頭那員  
 喝曰賤人了頭招了你休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兎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  
 抵賴再犯實情對我說明身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  
 饒你性命潘氏只得把偷截出雲長一過事于此處方曹操一見雲長即勒  
 和向的事招認了百秀曰住馬回顧眾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傳  
 你怎的對哥說我罵戲

你潘氏曰你哥上前日醉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

罵踐我只是叔叔看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同斗

出破綻說與他知我却把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說

這假話來支吾實是叔上當陽之事敘得雲長嘆曰曩日獵于許田時若從

並不曾如此石秀曰既是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第二十四回中事忽玄德曰我於

說明白了任從哥如何此時亦投鼠忌器耳又追解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

措置揚雄曰兄弟你與我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故作驚玄德大

除下賤人首飾剃了衣髮驚不特玄德喚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

我親自伏侍他石秀把自者至此亦為喚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

箭衣服都剃了楊雄割下先聽其言後見琦過船哭拜曰聞叔

兩條裙帶來把潘氏綁在其人敘得變化琦過船哭拜曰聞叔

樹上先一刀把迎見釋父困于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

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呼叔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

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

叔救一救石秀不應楊雄  
把刀指罵曰賊人我一時  
听你謔言險些坏了我兒  
弟情分久後必然被你害  
了性命這等淫婦不知心  
肝五臟生得怎的我且看  
一看一刀取出心肝五臟  
挂在樹上却與石秀齒議  
日姦夫淫婦如今都殺了  
只是和你如今從那里去  
安身石秀曰哥七不去投  
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  
有詩為証

擺開乘風唳哨而至又作鷺人之筆到南陽口江  
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  
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軍且又  
意中想止與下文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  
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魯肅至江夏反照皆後著孫乾只雲長  
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見皆故驚人之筆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  
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于漢津登陸地而  
接我料曹操必乘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  
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  
前來相助孔明一邊事即借孔玄德大悅合為一處  
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  
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

姦夫淫婦說因依

傾刻尸骸化作塵

若要被除災與禍

梁山泊上好安身

楊雄曰只恐那里無相識

不肯相留石秀笑曰前日

哥七認我兄弟之時在酒

店裡我和他吃酒的那兩

個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

保戴宗一个是錦豹子楊

林他與小弟相契楊雄曰

既有門路可望山後走去

楊雄使插了腰刀石秀拿

官各有封賞曹操與眾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

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

則勢反孤矣持約劉琦接應却又劉琦曰軍師之言

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俾富再

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

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

到江夏化之極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

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

夜提兵赴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

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

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

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三十其餘眾

官各有封賞曹操與眾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

其勢反孤矣

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



了桿棒正行間只見松樹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一旬當用何計破之皆後走出一个人來叫曰清平世界把人殺了却去梁山泊入夥我所多時了楊雄看時認是時廷乃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做些飛鷹走兔偷雞盜狗勾當在蘄州府裡吃官司得楊雄救了因此認得人都叫做鼓上蠅怎見得時廷好處但見

骨軟身軀健眉濃眼目鮮形容如怪族走步似

險因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要因說劉備

飛仙夜靜穿牆壁更深  
透屋簷偷營高手客鼓  
上端時廷

楊雄問時廷曰你待要怎麼時廷曰小人在這里所見奇奇在此行事不敢出

來冲撞所說去梁山泊入夥二位携帶小人同去何如石秀曰既如此便行三人自取小路望山後接

使撫劉表眾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孔明欲得荆州肅亦欲得荆州孔明欲合東吳以破曹操肅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是魯肅識見過人處權喜從其言即遣肅齎書往江夏

此句若也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是實玄德

時只見一群老鴉啄那肚白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  
 賜吃驕夫大驚慌忙回家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  
 報與潘公一同奔到州府寫孔明之智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道  
 首告知府隨即差知縣帶信覺出色人弔喪否問得筋節孫策之死在二琦曰江東  
 了件作來翠屏山檢屍忽于此與我家有殺父之仇安得通慶弔之禮孫堅之死在  
 首訖回稟知府曰檢得婦處提照人一名潘巧雲剖在松樹重情也以仇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遂謂玄德曰  
 邊使女迎見殺死在古墓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  
 下遺下一堆和尚衣服知公只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諺所云門角計會已定  
 府听了想起前日海和尚使人迎接魯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  
 頭陀的事眼見得是這婦玄德相見魯肅此來非為見玄德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  
 人與海和尚通姦那使女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真寶為欣慰近  
 頭陀作脚這百秀路見不

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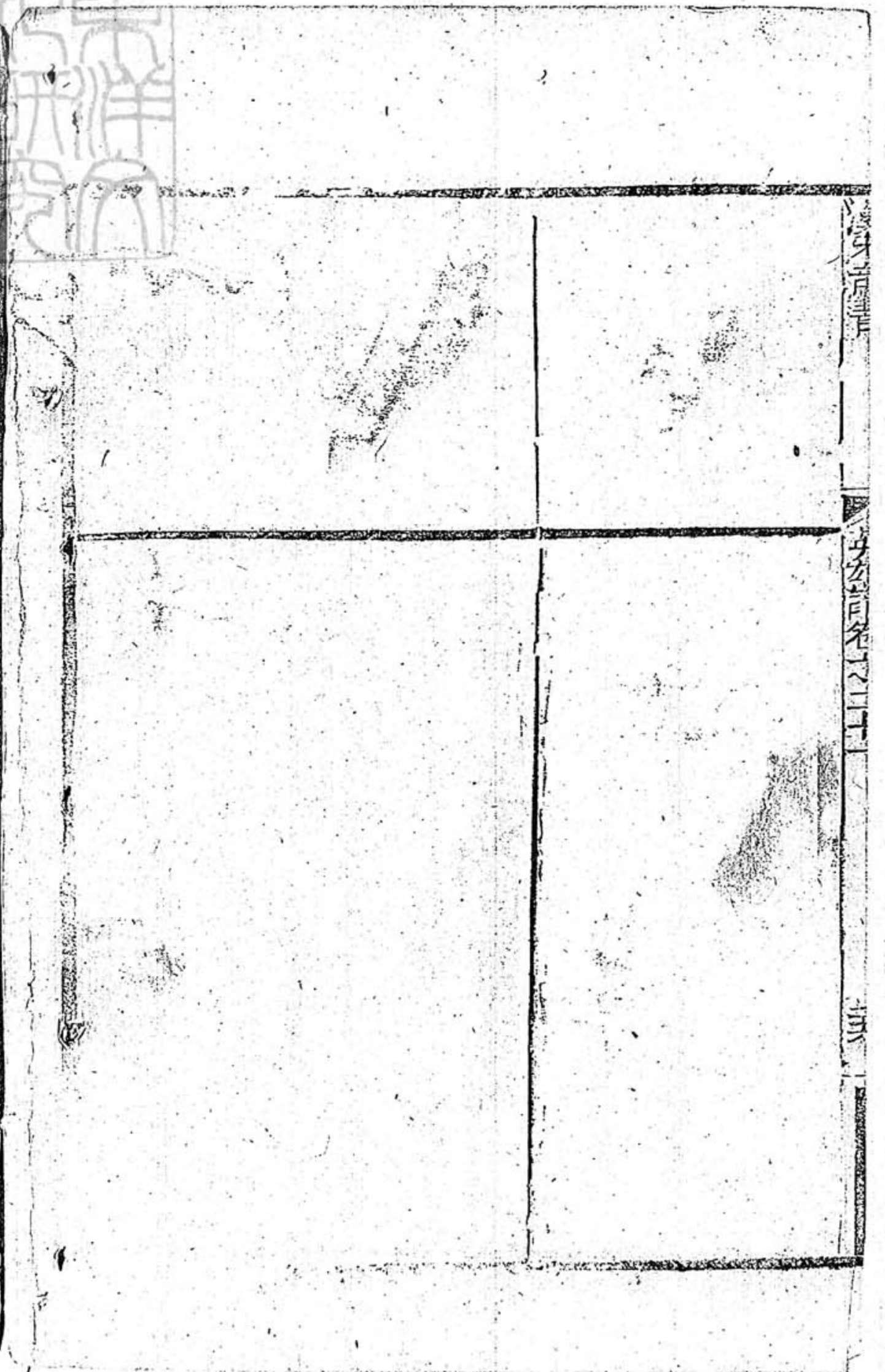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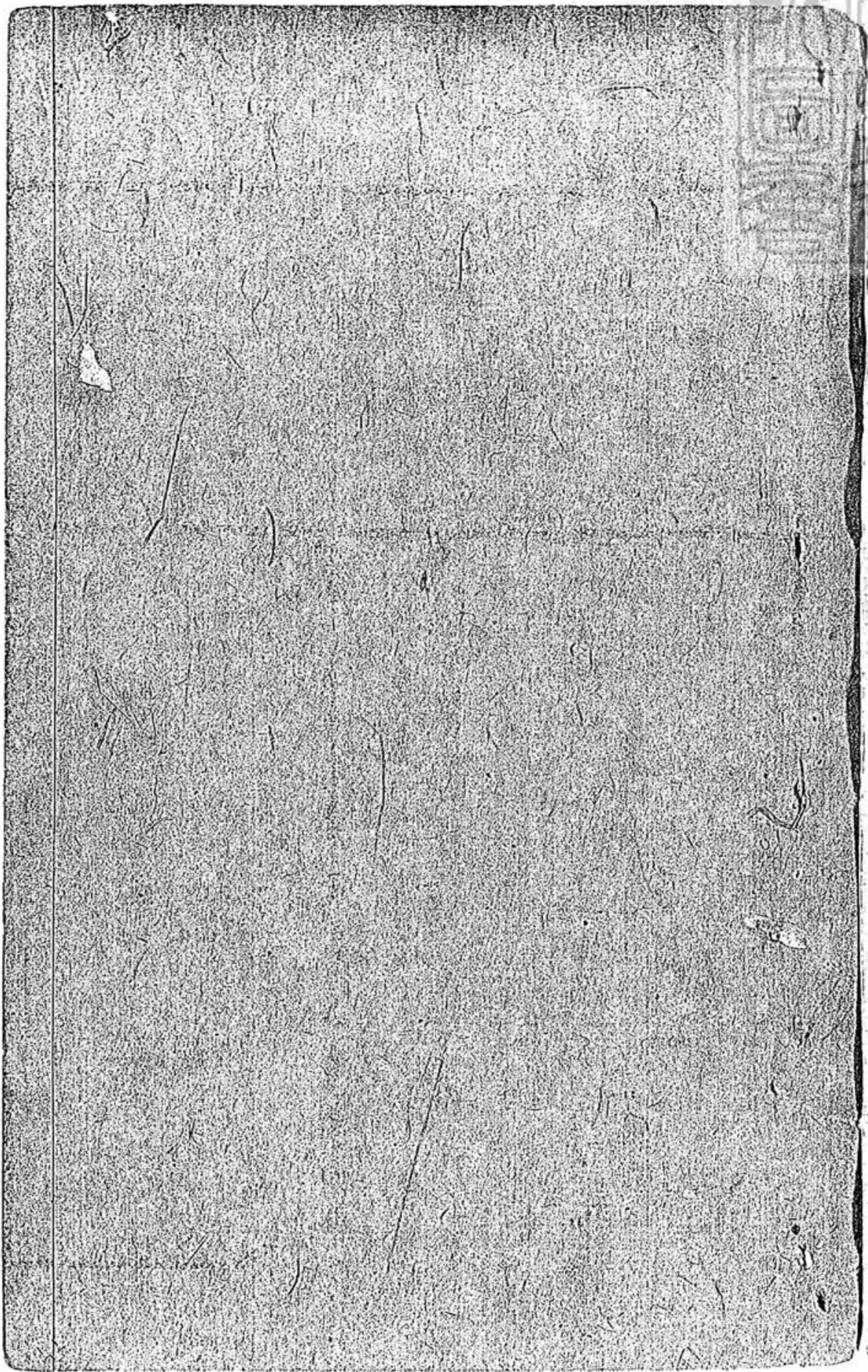
死婦人使女只問這二人何故問江夏動冲玄德曰倚兵微將軍一聞操至即  
 便知端的即行文書出給先問杜遠虛實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  
 賞錢捕獲將那驕夫放回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  
 那潘公收殮尸首却說楊說出却是魯肅先請妙甚落何言不知那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  
 雄石秀時狂離了薊州行孔明安在願求一見之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只到  
 到薊州地面過得香林庄應孔明分作三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  
 不覺天色晚了望見一座次相見妙甚未得拜晤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  
 客店三人入到客店問有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日亮已盡  
 酒肉店庄小二曰今賣權請教曰力未及隱然要命肅曰皇叔今將止于  
 盡了肉好酒却有時迂曰權助力却妙在不直說出來肅曰皇叔今將止于  
 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此乎肅曰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  
 楊雄取一股銀兒來把與往投之人多有學之者今之醫士進人相請本是



小二買酒石秀見屋簷下  
閑坐在家只說要判別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存  
揮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店  
本是一人聘他只說又有別家殺聘可發一笑也  
主小二曰你店裡怎地有  
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這近孔  
置諸店小二曰俱是主人  
只言吳臣不是依還未說出孫權來孔明亦肅曰孫  
家留在這里石秀曰你三  
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不提起孫權妙甚  
人是誰小二曰前面高山  
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  
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  
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  
人家住宅方圓三百里  
大事肅此時更耐不得只  
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新  
肅自來無舊恐慮費論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  
奉三個兒子為祝氏三  
說出孫權來又故諷味開一句然正是逼近一句言  
傑庄前庄後有七千佃戶  
心腹之人可使然除却自己更無人可去矣妙  
各家分下雨把朴刀我這  
在出外肅曰先生之兒現為江東赤謀曰望與先生  
里喚做祝家庄常有數十  
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  
却待肅請他連請寫瑾在彼並  
不提赴亦待肅請出不可言立德曰孔明是事

个家人來店裡上宿以此  
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半胸只是孔明習肅  
分下朴刀在此石秀曰他  
時立德從旁會孔明之意肅曰請孔明同去立德伴  
分朴刀在此何用小二曰  
便依此一句針針相透  
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  
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立德方纔許諾肅  
賊人來借糧因此准備石  
肅一味若實孔明謂立德雨下  
秀曰我問你買一把如何  
會意難腔做勢好看之極  
肅遂別了立德劉琦  
小二曰不敢賣器械上却  
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那來正是  
只因諸葛扁舟去 致使曹兵一旦休  
編着字房小人吃不得主  
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人家棍棒石秀曰我自取  
笑你來吃酒小二曰小人  
不會吃酒先去取了楊雄  
石秀又自吃了一回只見  
好送送禮日的提出一隻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前卷之二十一  
三

五  
行  
書  
圖

